

異俠系列《落星追魂》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白
文藝
出版
社

落星追魂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淬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I248

11

(2)

落星追魂

下

落星追魂系列《落星追魂》



太白文艺出版社

落星追魂系列

萧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6-7/I·743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天杀无赦	(667)
第二十九章	春满乾坤	(693)
第三十章	乌云蔽日	(723)
第三十一章	绝代异丐	(758)
第三十二章	大罗宝索	(784)
第三十三章	情海生波	(804)
第三十四章	红颜薄命	(830)
第三十五章	万魔伏首	(855)
第三十六章	星月争辉	(881)
第三十七章	天龙行云	(910)
第三十八章	论剑大会	(933)
第三十九章	盘马弯弓	(957)
第四十章	落星于野	(981)

第二十八章 天杀无赦

白云飞拿起手中双剑一看，说道：“这两支剑又是淬毒的……”他双手一个交击，但听“嗤”地一声，两枝长剑已经齐把柄之处断下。

还魂剑惊得目瞪口呆，他自己知道这两枝剑是师尊采集五指山的铁砂，精炼而成的利器，根本不易截断，而面前这个年轻英俊的书生竟如此轻易地截断此剑。

他见到自己带来的弟子，已有四人倒地，心中更是惊诧，想不到中原会有这么年轻的绝顶高手，霎时一个念头泛过他的脑际。

“莫非他正是落星追魂？”他面色大变，随即想到师门“孤独剑法”来了，他心里稍定，说道：“你就是落星追魂？”

白云飞点了点头道：“正是！阁下既是海南剑派之人，也该明理，怎地惹到我头上来？”

“敝派祖师与落星天魔曾较剑于衡山，敝祖师在第三十八剑上，因一着之差而落败于令师手下。”

白云飞至此方始恍然为何上次黎山双雄会因听到自己是落星追魂，而要逼问落星秘笈之下落，并且对方剑法似有克制自己落星剑诀之处。

还魂剑继续道：“是以凡我海南弟子皆有向阁下领教剑诀之……”

白云飞一见附近已慢慢有人围了上来，他说道：“你既是如此

说，那我们约个时间吧！不过近两天我是没空的……”

还魂剑手指一动，犹疑了一下，仍然没有将长剑插入鞘内，他说道：“在下先领教阁下三十招‘落星剑式’”。

白云飞回头看见老叫化此刻竟然靠在墙角呼呼睡去，他说道：“好吧！你先走到城门口等我，我马上就来。”

他回过头来，走到老叫化面前，正待俯身抱起飘渺酒丐。

突地，两缕急锐的啸声自身后传来，一连“噗噗”两声，两枚暗器击中他的背心“命门穴”上，立时响起一片欢呼之声。

白云飞怒火顿时炽起，他哼了一声，缓缓长身而起回过头来。

他反臂一兜，伸出左手接住那自背上滑落的两枚暗器一看，但见是一种似铁非铁、似木非木的扁形暗器，暗器的两边刻有几个小孔，是以发出时能有急啸之声。

他哼了声说道：“我一生最恨暗中伤人的鼠辈，尔等堂堂海南剑派，竟然会有此举，嘿嘿！暗器浸以毒药，打人趁以不防，你们也不要怪我开杀戒了……”

他星目放光，煞聚眉梢，左手一扬，但听急啸声里，两道乌黑的光芒飞射而出，去势有若电掣。

还魂剑原先不料手下弟子会暗中发出暗器，待到发觉已经太迟，他骇然地望着白云飞身中暗器，却仍然无伤。

待至白云飞话声一落，已不容他再解释，两枚师门“舟形钻”又射了过来。

他大喝一声，飞身跃起，一道蓝芒绕身而起，挡向那激射而来的“舟形钻”。

两枚“舟形钻”成直线射出，一前一后，快逾流星，他舞起手中剑，正好在空中将这两枚暗器格住。

两声刺耳的金属磨擦声响起，他手中长剑颤动了一下，虎口一麻险些握不住剑，他心里惊道：“他的内力好强——”这个念头才在脑中盘桓一下，一道人影已经闪过他的身旁，但听两声闷哼，人体

扑地之声立时传来。

他以左足为轴，飞快地转身过来，一扬剑便是一招“福祸无门”，蓝光腾飞里，自偏锋刺出一剑，奔向白云飞肋下“章门穴”。

白云飞把那两个投射暗器的海南弟子点住穴道，眨眼之间手足齐飞，已将那几个惊慌失措的海南弟子击倒地上。

他曲肘一撞，右手五指箕张，径自抓向还魂剑右手的脉门之处。

他这一招乃是中原神君所授他的怪招，有点儿似“大擒拿手法”，但却是连环出招的，虚实循环应用，奇幻无比。

还魂剑长剑一出，剑刃平翻，一溜剑光已经点中对方的“章门穴”上，他心中一喜，手上力量一加，拼命往前一送。

岂知他力道刚一发出，便觉剑尖受阻反弹回来，剑身受力顿时曲成一道弧形。

他忙不迭地身子一转，欲要收回长剑，哪知对方五指箕张已往他手上扣来。

他再也不能想及为何对方不畏兵刃了，此时脑中尽是怎样避开对方这快捷的一招。

他嘿地一声，沉身坐马，左手握拳直捣，右臂怪绝地一旋，顿时长剑斜斜一滑便又跳将起来，点向对方面门，他这招正是“孤独剑法”中的第三招“断虹裂处”。

白云飞一仰头，撞出的左肘霎时顿住，往后一挥之下，却又兜一半弧往前抓去，虚幻莫测地划了无数的掌影，他那伸出的右手却又收将回来护住前胸。

还魂剑施出一招“断虹裂处”后，剑刃立即探了个空，但见对方转动两步后，便又立出奇招攻了进来。他一吸气，运剑转化，“孤独剑法”连环使出，霎时剑气弥漫，蓝光闪烁间，他已一连攻出十六剑。

他虽是剑剑凶狠，招招都欲置白云飞于死地，但是白云飞依仗

“天星步法”的神妙，有若柳絮似的飘在剑光缝隙之中。

他仍是使出“中原神君”教他的那手擒拿法，不时逼得还魂剑回剑自保。

他眼看还魂剑已在他手下走过十六招，心中暗忖道：“我若叫你走过二十招，那我还算什么落星追魂？”

一念既定，他大喝一声，脚下连转五步，换了三个方位，竖掌一劈，右手伸进对方剑幕之中，探指点向对方“肘胶”、“曲池”、“三里”三穴。

还魂剑此时头上汗水直流，心里惊悸欲死，他那从海南出发时心胸里的豪迈之气，此时俱已消失殆尽。

发丝贴在额上，被汗水黏得紧紧的，他急促地喘了两口气，挽剑斜挑，忽然划出一剑，密密的剑网布满身前，那“嗤嗤”的剑气声竟又响起来，敢情这时他已失去了白云飞的身踪，是故才使出这招绝招。

他手腕刚一撩出，便觉一股其重无比的力道撞在剑幕之上，立时手腕一沉，剑幕一松，逼得他退后半步，方将身形稳住。

白云飞趁此势子，已经点住还魂剑“曲池穴”上，但听“锵银”一声，长剑坠地。

他一个擒拿手，其势如电地扣住了还魂剑“肩井穴”上，他说道：“你狂妄无知，纵容门下，该当重加惩戒，看在今天是除夕且饶了你，还不滚回海南异域去！”

他话声一了，左手掌心出力，已将还魂剑推出半丈之外。

还魂剑羞红脸，呆呆地看着白云飞，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黯然俯身拾起长剑，解开倒在地上的门下弟子穴道，然后回头说道：“不管什么时候，我海南剑派自有来中原找阁下的机会，阁下小心点吧！”

白云飞朗笑一声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来，我都可随时奉陪——”

他说到这儿，突地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哼！自大的家伙！”

他面色一变，俯首往四周看了看，却又见不到什么人，只有几个老百姓站在远处指手划脚而已。

他惑然摇头，心想：“是谁在说我？难道这是‘传音入密’的最上乘功夫？”

还魂剑不晓得他想什么，见他这样，于是拱了拱手，便偕同门下弟子颓然而去。

天空一片黑暗，地上却一片雪白。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起雪来，飘下的雪花像是棉絮，又似飞花，片片朵朵，轻巧地随风而降……

雪花悠荡地落在屋顶上、瓦檐上、雪地上，转眼之间，又融化在整个冰雪世界中，看去仍是一片无尽的白……

白云飞站在雪地上，怔怔望着那消失在暮色中的几条人影，他心中似乎有点感触，但又捉摸不住什么，是以将视线逗留在那茫茫的夜空，久久……

他悠悠叹了口气，拂了拂头上毡帽上的雪花，轻轻抖了抖身上的雪片，转身欲走向客栈。

“咦！他到哪儿去了呢？”白云飞一转身，见墙角已经失去老叫化的身形，他惊忖一下，然后将目光往四处一溜，见不到任何形迹可疑的人。

他也不多想，缓步走进客栈内，他才一踏进门，便见到满屋都睡满了店伙计，他哼了一声，反手将大门关上，也不多看一眼，飞身激射而进。

他的身形快速有若电掣，仅在栏杆上边脚尖点了两下，便又换气飞腾，直往里间而去。

他身形转了两转，便已落在门前，他一推门，竟然是从里面拴着，他心头一震，举手拍门道：“雪红，你在里面吗？”

里面惊动了一下，刘雪红说道：“你，你等下再进来，我……”

他剑眉微耸，迫问道：“你怎么啦？”

刘雪红颤声道：“我没什么，你不要进来！”

白云飞听出刘雪红话中的焦急情绪，他剑眉轩起，神光射出，但他却静静地道：“好！我到前面去。”

他话声一落，便施出“流星飞逝”的绝顶轻功，一阵风似的转眼便来到窗外。

他伸手入怀，掏出“蜻蜓回旋镖”来，脸上顿时又泛过一丝残忍的颜色。

他大喝一声，整个身子急如脱弦之矢，破窗冲进房里。

他目光锐利之至，刚在窗口被震开之际，已经瞥见房内果然有一个陌生男子，他身形跃进之时，一扬手，那枚“蜻蜓回旋镖”挟着异啸电射而去。”

屋内那人正好挟着刘雪红，欲待飞身离去之际，白云飞猛地一声大喝，震撼住他的心弦，他一愣之下，“蜻蜓回旋镖”已挟着异啸射了过来。

他一时措手不及，横掌一拍，挡向那射来的暗器。

岂知蜻蜓回旋镖贯入白云飞无比的内力，此时一碰到他的手掌，立时削了进来。

但听“喀嗤！”一声，他整个右臂被削断，惨叫声里，“蜻蜓回旋镖”转了个小弧，电射而进他的背心。

“嗤嗤”声中，“蜻蜓回旋镖”切断他的肋骨，深深削进他的体内。

鲜血有若潮涌，他张开了无神的眼光，看了一眼飞腾而进的白云飞，嚅动一下嘴唇，还没能说出话来便倒地死去。

刘雪红见到这惨极的死状，她瞪大了眼怔怔呆立着，盯视那具尸体。

白云飞温柔地说道：“雪红，你还好吧！”

她一听到他的声音，方始回过神来，喜极地叫了声，飞身投进他张开的怀里，她轻声喊道：“云飞！云飞……”

白云飞轻轻拍了拍她的背，道：“别怕！有我……”他温柔的拂了拂她的黑发，嗅着发上沁出的郁馥香味。

她闭上眼睛，享受这温情的慰贴，这时，她只是一个受人怜爱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精于武功的侠女。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软弱，完全要依赖他似的，依偎在他的怀抱里，她才感到安全，感到宁静，若是一不见他，便心里惶然，生恐遇到骤然而来的打击。

她喃喃道：“云飞，不要离开我。”

白云飞怜爱地抚摸着她的肩头，低头凑到她的耳边道：“我没离开你，喏！现在我不是在这儿？”

她扭动了一下身子，哼了声道：“我要你永远……”

白云飞笑了笑，轻声道：“好了，你不要孩子气了，客栈里的伙计都被人点中穴道呢！”他缓缓推开怀中的刘雪红。

刘雪红好像心里不高兴似的，嘟起个小嘴，她哼了一声，别过脸去。

白云飞指着地上的尸首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刘雪红看着地上的尸首，此时血液都凝结起来了，室内地毯上也沾满了血迹，尸体模糊得很，只能见到一片血污。

她摇摇头红着脸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进来，所以我在猝不及提防下，被他扣住穴道……”她顿了顿道：“你那是什么暗器，声音好吓人哟，怎么一个就可以杀死人？”

白云飞道：“这叫做‘蜻蜓回旋镖’，能够飞旋杀人，置人于死地，而且用过之后，只要把弹簧……”

他说到这儿，话声突地一停，目中神光暴射，回眸向窗外喝道：“那个鼠辈蹲在窗外？”

他话声甫落，哼了一声，左手搂起刘雪红，猛一长身穿出窗外，

一个转折便已踏上屋檐。他脚跟刚一站稳，一篷暗器挟着呼啸之声，往他身上罩来。

他喝叱了一声，大袖一挥，狂飙飞旋，那些射来的暗器悉数反射而出，他的身子顺着大袖飞扬之势，激射而起，有如一只大雕盘桓空中。

他星目闪处，已经瞥见三道人影分散开来，朝四外奔去。

他冷哼一声，在空中一个转折，有若疾矢划空而过，直往那当中一人扑去。

那人方始奔出三丈，猛地头上风声大炽，他一侧首，已见到落星追魂挟着一个人飞扑而来。

他心头大骇，朝后一挥手，两溜乌光激射而上，自己仍拼命地向前跑去。

他的身子还没移前两尺，已听到落星追魂大喝一声道：“鼠辈哪里走！”

喝声中，白云飞左足已经轻轻踏上这人背上“凤眼穴”，他将刘雪红放下，匆忙道：“你看着他，我马上来！”

他左足踏在那晕去的人背上，一提气飞身跃起，长啸声里有如流星似的划空而去。

刘雪红脚才一落地，已经失去白云飞的踪影了，她惊忖：“他这轻功不知道是怎么学的，一个纵跳竟能远达七丈之外，真个吓人。”

她右足一踢，已经将那人身子翻转过来，她见到这人年约三十多岁，黑脸浓眉，尽是虬须。她的视线下溜，惊呼道：“啊！他是唐门弟子！”

敢情这人肋下挂着一个大大的镖囊，囊上绣着一个大大的“唐”字，而刘雪红为峨嵋弟子，自然知道唐门中人的装束了。

她忖思：“唐门毒药暗器名闻天下，他们又怎会惹上‘落星追魂’呢？”

她想了一下，猛地背后衣袂风声响起，一道人影飞扑而来，她

心头大惊，脚下斜跨半步，反转身子，交互劈出两掌攻向来人。

她双掌才一劈出，一道绿影闪起，已完全封死她的去路，她身子一挫，双肘收回护胸，脚下退出两步之外。

一声嘶哑的笑声里，竹影顿时敛去，现出老叫化来，他笑道：“姑奶奶，是我老叫化，别打！别打！”

刘雪红一见是飘渺酒丐，她羞赧着脸道：“哦！原来是老前辈，我当是谁呢！”

老叫化摇了摇头说道：“多礼！多礼！就是我老叫化，姑奶奶你好一手峨嵋‘拿云掌’，静幻老和尚是你的谁？”

刘雪红道：“那是敝师叔……”

老叫化呵呵笑道：“想不到这老秃驴，也有你这么个乖侄女，哈哈！这样一来，我可不能置身度外了。”他看了看地上的人，问道：“他呢？”

刘雪红道：“他去抓贼人了。”

老叫化道：“果然这个消息没有错误，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刘雪红讶道：“什么他们干起来了？”

老叫化正待说话，蓦听一声长笑传来，他一听说道：“这是那老牛鼻子的声音，说不定他们会碰上……”

他正说到这儿，风声起处，白云飞飞跃而来，他看见老叫化站在刘雪红身旁，问道：“帮主，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老叫化见白云飞肋下挟着一个人，他说道：“我们先回客栈再说吧！”他挟起地上躺着的唐门弟子，领先朝客栈奔去。

白云飞问了声道：“刚才没什么可疑的人来吧！”

刘雪红摇摇头，伸出手去挽着白云飞的臂弯，飞身随老叫化奔回客栈。

他们才一进入屋里，老叫化脸上变色地从前面客房走来。

他愤愤地说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竟然把客栈里的人全数杀死——”

白云飞惊道：“什么？客栈里的人，全数被杀死？”

他扔下肋下挟着的人，飞身朝前面奔去。

一来到屋里，他便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气，他放眼看去，只见地上倒了十几具尸体，每人都是胸前一个大洞，血液还正汨汨地流出……

他视线停留在梁上，仅仅一会工夫，他的脸色变得更残酷了，他狠狠地念道：“天——杀——令！”

敢情梁上正是钉着一块染满了血迹的天杀令，一滴滴的鲜血自令牌上的蜈蚣尾巴滴下，模样甚是恐怖。

他恨恨地怒哼了一声，右手大袖一拂，一股柔和的气劲，汹涌而出，砰地一响，已将那块“天杀令”击得粉碎。

他一个旋身又纵回后院房里，刘雪红问道：“怎么啦？”

他回答道：“全被天杀宫里的人杀了。”他侧首对老叫化道：“这些人里面怎么会有唐门弟子？还有从银风堡来的，他们怎会跟天杀宫里的人一道？”

老叫化道：“我正要告诉你呢！据本帮弟子黄昏时递来的消息，说那河套煞君已将于明晨赶到那江南行宫，而所有黑道人物凡是接到‘天杀令’的也都赶到杭州来了，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对付你的。”

白云飞一扬眉道：“他们怎忍心杀掉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呢？哼！这下看来我又要大开杀戒了。”他顿了顿道：“帮主，刚才你到那儿去了？”

老叫化道：“我是看到一个老道士，因为面熟得很，所以才赶着跟随而去……”

白云飞问道：“老道士？是不是两撇八字胡，带着一付老花眼，顶着一个破道冠，手拿一根长长的布幡的老道士？”

老叫化点头道：“正是这老道士，你跟他朝过相了？”

白云飞道：“我们换了两掌，不分胜负，他非常滑溜地跑了，我

正想要追赶，竟又看见另一拨人朝灵隐寺而去，说是要找黄沙一雕商量。

“我从他们言语中听到四川唐门之长，以及银凤堡堡主单手擎天的欧阳平都奉命来到杭州，所以我才急急忙忙赶回来……”

他看了眼刘雪红道：“我是担心雪红遇见这些人，恐怕抵挡不住，万一有了危险，那我就该死了。”

他话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刘雪红听得心中暗暗感动，含情脉脉地将关注的视线停留在他脸上。

老叫化点点头，严肃地道：“现在你的处境很是危险，看来今晚除夕也不得安宁了，我们等到二更时，再动身到河套煞君的行宫去，把那个女娃儿救出来，攻个出其不备……”他顿了顿道：“刚才你见到的那个老道，是目前武当派里硕果独存的一位长老了，他失踪了将近四十年，不知怎的现在又出现了，看来江湖真要大乱了……”

他说到这儿，好似想到什么似的，脸上肌肉竟然抽搐一下，他追问道：“你刚才说灵隐寺里住了个黄沙一雕？”

白云飞道：“那些人的轻功很是怪绝，跟中原的‘八步赶蝉’和‘草上飞’相似，但速度却更快，仿佛又是来自边陲或海岛的……”老叫化喃喃道：“黄沙一雕，黄沙一雕，莫非是东海黄沙岛的？”他一拍大腿道：“一定是东海黄沙岛的，想不到二百年未见行踪的黄沙一脉竟然犹未断绝，眼见江湖真个愈来愈纷乱了，唉！恩怨仇报，何时能了？”

白云飞见到老叫化叹气，他乐观地笑道：“有什么好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该他要死，我落星追魂稍一慈悲，竟然也会有人敢骑到我头上来了，看来杀戒又得重开，不能过于心慈。”

刘雪红轻声道：“你要杀人，可不要杀我们峨嵋派的，我这样出来，就已经……”

白云飞抚着她的肩膀道：“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乱杀人的！”

老叫化见到他们亲蜜的样子,皱了皱眉,反身走出门外道:“现在我要去睡觉,你们恩爱一阵吧!二更叫我。”

他话声一落,人已走得很远了,白云飞笑了笑:“他就是永远这样乐观,好开玩笑,说起话来有时都气得死人。”

刘雪红笑了笑:“我倒认为他人挺好的,又那么风趣,说起话来更是有道理。”

白云飞一扬眉问道:“有道理?”他看到她眼中的蜜意柔情,恍然道:“嗯!有道理。”

他拉着刘雪红走到榻上去,两个人依偎在一起,于是细言絮语又轻轻响起……

冷寂的冬夜,飘落的雪花已经停了,杭州城里的白雪堆得很高,把日间凌乱的足迹都填得平平的,仅见一片雪原……

两行足迹自远处迤邐而去,蒙蒙的灯笼光缓缓向前移动,刹那间响起两声竹梆敲击的声音。

二更了,这两行足迹消失在墙角,灯笼光也消失了。

寒风呼呼刮过,三条人影飞越而起,往城外奔去……

白云飞轻轻对刘雪红道:“我给你穿的那副软铜甲,任何刀剑都刺不进去,而且上面刺孔里还有毒,你不用怕,跟我一起进宫去。”

刘雪红点点头,默然往前奔驰着。

他们脚程很快,只在雪地上留下身影,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也许他们是不愿在这美丽的雪地上留下印子吧!

风,还在凛冽地吹着,夜空中却有几颗闪烁的星星,那些云片此时不知到哪里去了,所以连那一条弯弯的眉月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野外飞驰,除了衣袂发出的轻声响外都很宁静,因为他们已远离了杭州,远离了杭州的吵杂。

蓦地,远处一声愤怒的喝叱之声传来,接着两声惨厉的嚎叫打破这静谧的冬夜。

白云飞看了看身旁的两人，匆匆道：“我去去就来！”他一提气，振臂飞起，直往声音响处落去。

他的轻功施展开来，有若流星划过夜空，两个起落便已奔出十几丈之外。

雪地上两个黑忽忽的影子在颤动着，一片红色的血液很快地渗了开去。

白云飞落在这两个黑影旁，他见到地上躺着两个人，每人背上都插了一把短剑，活活地被钉在雪地上，四肢还在颤抖着。

他一皱眉，四处打量了一眼，便往右侧飞跃而去。

他刚刚奔出十几丈远，便听到前面不远处，响起一声怪叫道：“你们这些小子都是何人？我乃河套玉面煞魔是也！”

这声音一落，另一个激越的声音响起道：“呵呵！我乃东海黄沙一雕是也！”

这声音一落，另一个清冷的哼声传来道：“我乃天山冷锋一剑是也！”

这声音一落，另一个傲然的声音传来道：“我乃武当夺命剑客是也！”

白云飞一听这声音，他惊喜忖思：“这不是公孙飞鸿的声音吗？他又何时叫做夺命剑客了，不过他的内力较之前三人差一点……”

他仰天一声长啸，飞身跃起，大喝道：“我乃中原落星追魂是也！”喝声中他横空御风而过，声音传出老远老远……

下弦月冷清地挂在苍穹上，显得有些寂寞。

远远的天边，几颗星星正孤独地眨着睡眼，也许在除夕夜里，人们只顾着守岁，再也没人出来赞赏星星一番，所以这些小精灵觉得无聊而昏昏欲睡了。

白云飞腾身飞起，横空御风而过，两个起落便已跃出十多丈开外。